

【真情】

## 父亲写的散文诗

□耿艳菊

和母亲每回打电话或视频，总是不由自主扯东扯西说上一段时间，嘴里说着“挂了挂了”，可说着什么事，一下子又荡远了，直到互相催着挂了两三次，才放下手机。

父亲则不然。他的手机号在我手机里很是寂然，我很少给他打电话，他也几乎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。偶尔打电话，也是有事说事，三言两语就结束，每次都是他先挂电话。

我明白父亲的意思。一是的确没什么可说的，平日的琐碎，都给母亲说过了，即便有什么事要嘱咐的，也会让母亲转达。和母亲聊天的时候，他多半也在场，只充当忠诚的听众。有时候母亲把电话给他，要他说话，他笑着找借口走开了，无非是怕唠叨他岁数大了，血压高，要多吃蔬菜水果，别吸烟，少喝酒。这些他都做不到，我们又不厌其烦地说来谈去。二是工作、生活忙碌，我常说没时间看书，父亲不想占用我的时间。

父亲怕占用我时间的话，是母亲无意中给我说的。起初，我不以为意。后来，有一回去看他们，傍晚离开时，他们俩出来送我们，车走远了，我回头一望，父亲还站在那里看着我们。那天天下着雨，他穿着深棕色雨衣，在天光暗淡的傍晚，像个坚定执著的石头屹立着，随着我们远去，在苍茫的雨雾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却依然倔强地屹立着。

我赶紧给母亲打电话，让她叫父亲回去。母亲笑着说，没事儿，你不知道他固执的脾气呀？你爸说你忙，时间紧，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来，等着你们拐弯看不见了，他就回去。

母亲的语气轻快，我却鼻子一酸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这时，突然想起母亲曾说父亲怕占用我时间的事情，才恍然理解了父亲。

在惯常的思绪和认知里，天下的父亲总是巍峨如山的形象，山稳稳当当地立在那里，这一家人便踏实心安，过着热气腾腾的日子，却很少会留意一些山的细枝末节。父亲的形象和性格更是坚硬如石，仿佛从没有喜怒哀乐，纵使有，也是不被看见的，他的那些细微从来都是被忽略的。

事实上，父亲却不是眼中看到的那般高和远、硬和冷。在儿女面前，任何一位父亲都有一颗细腻柔软体贴的心。这柔软细腻的心思里还有诗意的清风徐徐吹动着岁月的光影。

那回，手机响起，来电显示赫然是父亲的手机号，我又惊又奇又忐忑，心想，父亲一般不会给我打电话呀。按下接听键，听到那边他响亮的笑声，总算放下了心。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，不过是别人给了他两盆花，要给我送来。

我立即说不要不要。父亲却说，这可是凤仙花，你忘了，你8岁那年见邻居姐姐家种凤仙花，你也想种，她给了你两棵，我还在院子东边空地上了个小花坛。谁知没栽活，你哭得连饭都不吃。我后来带着你到你姨奶奶家要了十几棵凤仙花苗，这才栽活了。

这段往事的具体细节，我早已记不得了，父亲却还记得那么清楚。我依旧说不要，可父亲的语气渐渐有些急了。想着他白天已经上了一天班，下了班还得乘公交、转地铁来给我送花，便说等我周末回去拿。父亲却轻描淡写地说他已经在车上了。就这样，在晚高峰时段，他乘公交、转地铁，小心翼翼地完好地给我送来了年少时代的凤仙花。

那天听到一首歌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，“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。这是他的青春，留下来的散文诗。几十年后，我看着泪流不止。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。”听着歌，我想起父亲。天下的父亲，都在用生命写着一首散文诗，气势磅礴里有细腻、有柔情、有诗意。

【浮生】

## 忽有旧人心头过



□高绪丽

夜里，家人都睡下了，我收拾完家务，发现外面下起了秋雨。站在窗前看雨，我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一双无助的大眼睛，她的睫毛长长，忽闪忽闪，脸上挂着长长的泪痕。

往事忆起，犹如昨日。送孩子回来经过小区外的商店门口，我看到她独自一人蹲在地上，用小棍子玩面前的虫子。我走过去，蹲下身来，喊她：“菲菲，怎么没去幼儿园？奶奶呢？”她木木地抬起头，眼睛眨眨，好一会儿，才认出我来。她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大，以前见面总是亲热地“姨姨”喊个不停。可是现在，她转头望了望不远处跟别的老太太聊天的奶奶，又低下头，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。我的鼻子一酸，起身快步离开。

回到家后，那团小小的身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，我犹豫着，到底该不该告诉远方那个娇小的女子。毕竟那人是她的妈妈。

十二年前，芸从老家德州到我们这里打工，认识了军，两人恋爱结婚。我在原来的小区住时，她就住在旁边那栋楼，两家孩子年岁相当，我自然也与她无话不谈。芸没有亲生父母，老家只剩下八十多岁的养母和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。那个叫菲菲的孩子，是芸的小宝，她的大宝比小宝大10岁。别看芸长得小巧，浑身却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我亲眼看到她

扛着一袋子面粉“咚咚咚”爬上了五楼。当年，她生了大宝，婆婆以庄稼地里的营生不能掙为由，说不能帮她带孩子，从那以后，她再没有上班，家里的日常花销都得张口跟军要。刚开始，两人的小日子还蜜里调油，后来有了小宝，家里用度大了，她开口的次数多了，两人开始为些鸡毛蒜皮打架。她向婆婆哭诉，婆婆向着儿子，嘴上对她也从来客气。时间久了，夫妻俩的矛盾越积越深，甚至动起手来。

芸很好面子，在外人看来，她成天笑呵呵的，似乎不知愁滋味，只有我知道，她在无数个夜里泣不成声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吃过晚饭出去扔垃圾，走出楼道，看到她独自一人站在我家楼下，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。我喊她，看到她的脸上还有泪在流。就在那一天，芸告诉我，她要走了，一个人，车票是当天夜里的。

我之前听芸说过，她老家的外甥给她联系了个活儿，她想先把工作给落实了。原来，她找律师谈过，律师说，她没有工作，假如真要离婚，最大的可能是只能留一个孩子在身边。可她始终坚持，两个孩子，要么一起留，要么一起走。

芸走的时候，正是知了声声叫的夏天。视频那头，芸跟我讲她的新宿舍和新工作。谈到孩子，她绷不住了，瞬间泪如雨下，她扯着自己的衣领，哭诉道：“太久没上班了，学历又不高，我需要付出别人好几倍的努力。我不怕吃苦不怕累，唯独夜里躺到床上，想孩子想到心揪在一起……”

这期间，我见过芸的大宝。深秋的周一，她穿了件单衣往学校跑，光光的脚蹠，没有穿袜子。有一回，我远远喊她，她没有像以前那样笑咪咪地喊我“姨”，而是面无表情地说道，她爸上夜班，她常常一个人在家，有时候早上起来晚了就会迟到。我问她，吃早饭了吗？她摇摇头，跑开了。

如果一个不被看好的果实忽然有一天完成了生命的突破，成为一粒发了芽的种子，那一定是蓄谋已久的事。就在那年寒假，芸回来了，众人都以为她这次不走了，只有我知道，她是下定决心要离开了。她给两个孩子在那边分别找好了学校和幼儿园，要把两个孩子都带走。

蹉过生活给予的泥泞与苦难，我们终会明白，我们羡慕的从来不是攀援的凌霄花，而是一株努力向上的木棉，根紧盘地下，叶触到云里。我与芸的最近一次视频，还是半年前，镜头里，她的笑声又恢复到很久以前的爽朗。工作的忙碌，让她的日子过得非常充实。孩子们在身边，做她们喜欢吃的饭菜，每晚睡觉前，耳畔是她们平稳的呼吸，这些都让她倍加珍惜，原来她贪恋的幸福，不过是简单拥有。

日子，会在每个叹息的夜里偷会儿懒，也会在每个有梦的清晨稍纵即逝。窗外的雨一直下个不停，一场秋雨一场凉，我起身走到衣帽间，给我的孩子找出一件薄的长袖外套，以备他明早上学穿。然后，打开台灯，摊开稿纸，准备在纸上写下今夜的故事。

【世相】

□丹萍

上周做美容，顺便问美容师我脸上的斑能不能处理，小姑娘说要问问医生。她叫来另一个姑娘，一个用手机打光，一个对着我的脸用手机拍了照，估计是要把照片发给医生。过了一会，我躺在美容床上，敷着面膜，听两人在房间外面嘀嘀咕咕。

我问：“医生怎么说？”一个姑娘说：“说是老人斑。”我说：“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们俩嘀嘀咕咕，我以为我是皮肤癌呢。”她们说：“姐太逗了，现在90后都有老人斑了，有老人斑不说明人老了。”我说：“老不老的能怎样啊？无所谓。”

美容做完，回家路上，我拿出手机，又怏脸看了一会新长出来的斑，一边看一边想：他们什么医生啊，哪儿毕业的，什么级别，专业不专业啊？老人斑，老人斑，你才老人斑呢！我用力扬起脸，好像要把斑甩掉一样，气呼呼地回家了。

我们小区门口保安室里有各家各户的信箱，有时候快递员就把小件的包裹放在信箱里。有一天我发现信箱外面有一个大的泡沫箱，估计是邻居不在家，快递员进不到楼里，只好把大件快递摆在信箱外面了。我家信箱门被这个箱子挡住了，只能手脚并用把箱子推开，才能开门取包裹出来。一连几次都这样。直到前天，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去打开信箱门拿快递，先是不得不单手推箱子，根本推不

## 瞪得眼睛好累

动，好不容易推开一点点，打开信箱门，快递又卡在半开的门里，扯也扯不出来。

这时候，外面下着雨，我一路回家已经窘迫不堪，好不容易才冲进保安室，头发滴水，手里雨伞滴水，电话那头的人还在喋喋不休。本来想拿了快递赶紧回家，但大泡沫箱子丑丑的，一脸不屑地和我对抗着。想和这糟糕的一天速战速决的策略被它打乱了，要被箱子气哭了，我忍不住大声抱怨了一句：“这是谁的箱子，能不能不放在这里？”

可能是我喊得太大声，保安都跑过来了。气血上涌，能量增加，我一下把快递袋子从小信箱里面扯出来，赶紧走了。大家在我身后解释着什么，我也没听。

晚上我又路过保安室，看见不知道谁把那个大箱子挪到保安室外面淋雨去了，我有点过意不去，把箱子朝淋不到雨的地方踢了踢。

前几天朋友湖水去自动柜员机办个证件，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办完，排队排得老长。另外，因为有好多人不懂手机支付，她现场当起了客服，替老人刷手机交费，然后从老人手上收现金。她自己都办好了，还等在那里，帮后面几个老人付了费。

我听了她的建议，找了一个傍晚去办。只开放两台机器，果然排着两条长队，队伍蜿蜒曲折，转了好几个弯。排队让人心烦意乱，终于快轮到我了，可是我前面的小伙子一把证件放在机器上识

别，机器就报错，一次又一次，他就和旁边机器的人商量要换到旁边去办。我正准备替补上场，他在旁边机器也试验失败，又想回到这边的机器。我“啪”的一声把自己的证件拍到机器上，靠半个身位挤走了小伙子，他只好在旁边等着。我还使劲瞪了他一眼，吓得他退到我背后去了。我不由得想起朋友湖水，心想她可真行啊，脾气怎么那么好呢？

以前我骑共享单车会选黄色的，最近发现黄色单车似乎出了新款，骑上去感觉自己腿不够长，碰不到地面，不敢骑。有点生气。

腰痛，腰肌劳损，不能翘脚坐着，看电影的时候觉得很清爽。有点生气。

广、深两城，连吃四次肠粉，都不是我心里想要的那种，好生气但又说不出。幸好有一天大家一起吃饭，说起广州的老字号，有人说喜欢吃那种“皱皱”的肠粉，才觉得说到自己心里了，胜似吃到。

大体就是这样，和不听话的狗狗生气，和关不上的柜门生气，和扶手电梯上不靠一边站的人生气……感觉自己正在变成一个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人，有时一路都在瞪眼无声谴责别人，瞪得眼睛好累。

人会随着变老，因为改变和适应生活的能力都弱了而变得愤怒起来。我们要接受这一点。我一直担心自己太通透、大豁达，世界终将负我，现在看来是多虑了。我和世界，彼此彼此，不亏不欠，相得益彰。